

从自比“天马”看林彪“克己复礼”的狼子野心

中文系大批判組

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克己复礼”。“复礼”的理论纲领，是“天才论”。一九六二年，林彪亲笔手书“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条幅，挂在自己床头正中墙上。林彪死党陈伯达接连附和题诗两条：“天马横空，知无涯”；“天马行空，猛志常在”。主子自吹自擂，自比“天马”。奴才吹牛拍马，神乎其神，俨然“天马”现世。这一番丑恶表演，暴露了林彪顽固坚持“天才论”的反党理论纲领，妄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

自比“天马”就是自封“天才”

列宁指出：唯心主义“就是反动派的武器，反动派的宣传工具”。二千多年前，孔老二顽固维护奴隶制，拼命鼓吹“天命论”；二千多年后，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疯狂宣扬“天才论”。林彪是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就是孔老二“天命论”的一个孽种。

所谓“天马”，据《史记·大宛传》记载，本是大宛国向汉王朝进贡的一种杂交汗血马。但汉武帝弄神弄鬼，说这是天赐的“神马”，故命名为“天马”。后来，一些封建文人如班固、颜师古之流，更是穿凿附会，说这种马意志超群，精通权术和奇谋，能够踩着云彩一飞万里，上游天门，到达上帝所居的玉台，是龙一类的“神物”。过去，把龙说成是皇帝，皇帝也把自己说成是“真龙天子”。可见，把一种普通的杂交汗血马人格化、神圣化，使其具有“天才”的本领，无非是要说明皇帝是至尊至贵的“圣人”。“圣人”、“天马”，是神化了的人和马，都是儒家“天命论”的一种历史骗局。

值得注意，在这一条幅中，林彪还把庄子说的“独往独来”一句，和“天马行空”联在一起。这样林彪以“至贵”超人自居就更加活龙活现了。“独往独来”见于《庄子·在宥篇》。这是一篇关于如何维护奴隶制度的政治论文。庄子站在没落的奴隶主立场上，认为一个奴隶主只有不受物质关系的制约，才能使奴隶制度长治久安。懂得这个道理，不但可以治理天下百姓，而且可以制服宇宙，使个人意志独往独来不受任何拘束，这才是独一无二的统治者。这种能够役使天地万物的统治者，才是至尊至贵的。这种要求不受任何制约的狂想，正是当时没落奴隶主贵族垂死挣扎的精神状态的反映，是一种对历史发展规律和现实的社会变革无可奈何，而又妄图用主观意志来代替客观规律的反革命幻想。这种“独往独来”地役使天地万物的幻想，和林彪的要“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狂想，从其精神实质上讲完全一致。是一种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产物。

林彪自比“天马”就是自封“天才”。陈伯达立即题词赠给林彪：“天马横空，知无涯”，吹嘘林彪的智慧、才干是无边无际的，是全知全能的“救世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彻底背叛！恩格斯指出：“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而谁要以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标准来衡量它，那末，他只是证明他自己的无知和荒谬……”（《反杜林论》第88页）。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真理观来看，个人的知识，即使是正确的，也是有涯的，只能是反映宇宙发展过程中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更何况象林彪这类不读书、不看报，什么知识也没有的大军阀、大党阀，那里有什么“知无涯”？马克思说得对：“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6页）。庐山没有被林彪反党集团炸平，地球照样转动，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实践已经把“知无涯”之类的哲学怪论打得粉碎！

林彪鼓吹“天才论”，不是为了恭维别人，而是吹捧自己。他不是自吹自擂他那个地主兼资本的爹妈给他的脑袋“长得好，和别人的不一样，特别灵”吗？真是不打自招，原来这个“天才”不是他人，而是林彪自己。不仅如此，林彪几个死党之间，还互相吹嘘，你是“天才”，我是“贤人”，他是“先知先觉”。他们的“天才”到底是些什么具体内容呢？这里有两处注释：一是林彪给其死党的题词：“温文、豪放、理智，既受于天，且受于人”。温文就是仁、豪放就是勇、理智就是智。林彪对其死党才德的吹捧，和孔老二鼓吹的“智、仁、勇，天下之达德也”，是一个内容，一个腔调；还有一条是陈伯达的题词“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这里陈伯达吹捧林彪死党是今时之“古贤”，颂扬她帮助林彪搞反革命政变能沉住气。仅此两条材料就足以说明，他们的“天才”，就是贩卖孔孟之道的干才，就是搞反革命政变的干才。林彪要你承认“天才”，就是要你承认孔孟之道，要你承认他们的反革命政变。不承认吗？他就加你一条罪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就要对你来一个“共诛之，共讨之”，也就是要对全党和全国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林彪之所以把“天才论”奉为反革命政变的理论纲领，其奥妙正在于此。

自比“天马”就是自称“皇帝”

林彪自比“天马”，陈伯达深知林彪的政治野心，马上题词：“天马行空，猛志常在”，以示忠君之意。

“猛志常在”一语，出自陶渊明《读山海经》一诗：“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刑天，据传说是一种怪物，他与上帝争位，脑袋被砍掉了，还拿着盾和斧挥舞，其猛志不死。当林彪一伙鼓吹“天才论”遭到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坚决批判以后，他们也象这种怪物一样，狂叫“刀搁在脖子上”也“坚决不收回”，表示要同伙和人民为敌到底，死都不肯改变。这“猛志常在”四个字，活画出林彪一贯反党反人民，妄图篡党夺权的狰狞面目。林彪这匹“天马”的“猛志”是什么？“猛志”者，野心也。概括言之：

一曰“帝王之志”。林彪早就梦想当“皇帝”。所谓“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就是他想当“皇帝”的自画招供。

一九六九年冬到一九七〇年间，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党的第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可是，野心家林彪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头脑无限膨胀，以为复辟资本主义时机已到，便公开跳出来对抗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多次指示，搬出孔老二“正名”那一套反动说教狂叫什么“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同时，他又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自比周文王、齐桓公。这就十分清楚，林彪所谓“国家的头”，就是“皇帝”。在林彪一伙看来，林彪不当皇帝，就“名不正言不顺”，只有林彪当了“皇帝”，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复辟资本主义了。

二曰“求贤之志”。要当“皇帝”，就要纠集死党为他卖命。一九六九年冬，就在林彪再三挥舞“克己复礼”的黑旗，把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万事中最大的事的同时，他还把汉刘邦《求贤诏》的一段话：“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骄故也”，写成条幅，挂在床头右侧墙上，自比周文、齐桓，把历代统治者当“人主”的经验作为座右铭。在林彪看来，只要有几个“贤人”的捧场，他的封建法西斯王霸之业就能建立起来。林彪把原文的“交”字换成“骄”字，装成不骄傲的样子，挂起“求贤”的招牌。什么“求贤”，说穿了无非是要把遭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打击的一小撮地、富、反、坏、右“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用拉拉扯扯、吹吹拍拍、请客送礼、封官许愿等卑鄙手段，把他们拉在自己身边，组织反革命“联合舰队”，为其篡党夺权作组织准备。

三曰“领风骚之志”。林彪不仅梦想自己当“皇帝”，而且妄想掌握整个时代的命运，建立父传子、子传孙的林彪一家世袭的法西斯王朝。陈伯达最会领悟他的反动心意，给他抄录清代赵翼的一首诗：“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领风骚”原意是指文学的成就很高，可以用他们的诗风影响文坛几百年，成为文坛的霸主。陈伯达借这首诗恶毒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吹捧林彪是“天才”，为林彪抢班夺权制造根据。林彪也俨然以能“领风骚数百年”的“天才”自居，树起什么“第四个里程碑”，教子读经，弄一些人翻故纸堆、抄卡片，挖空心思地把孔孟之道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让它招摇过市，继续欺骗群众。把孔孟之道统统复辟起来，那里还有什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由此可见，林彪这匹“天马”胸中隐藏的“猛志”，并不是他自己标榜的所谓“三忠于、四无限、一紧跟”之“志”，而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彻底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法西斯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反动派宣扬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就妄图说明“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服”，

“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二千多年前，孔孟鼓吹“天命论”，吹嘘自己是“知天命”的“圣人”，要人民服从他们这些“圣人”的统治，不去“犯上”

“作乱”，以实现其“克己复礼”的反动的政治纲领。今天，林彪鼓吹“天才论”也是搞的这套把戏。透过“天马”的“猛志”，可以清楚看到：林彪自比“天马”，以“至贵”超人自居，就是要在我国建立封建法西斯的王霸之业，这不过是妄图把社会主义中国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轨道上去的一场可笑的皇帝梦。

自比“天马”就是甘当帝、修、反的乏走狗

列宁指出：“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疏忽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列宁选集》第2卷629页）。“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这一独夫民贼的反革命狂想曲，正是一系列国内国际激烈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

一九六〇年前后，帝、修、反乘我国三年暂时经济困难之机，掀起反华大合唱；国内阶级敌人里应外合加紧了反革命复辟活动，盘据台湾的蒋匪帮更是蠢蠢欲动，妄图窜犯大陆。林彪这个资产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正在这时窃取了国防部长的权力。他地位越高，野心越大，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以为可以一脚开人民大众，独吞整个中国，和帝国主义以及封建主义结成反动联盟，在国内建立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于是，这匹“天马”破门而出，配合赫鲁晓夫之流的反华大合唱，操起孔孟之道的破旗，恶毒咒骂我党、我国人民坚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什么“过分”、“过极”、破坏了“个人的积极性”。攻击我们的反帝、反修斗争是“骂绝了”、“斗绝了”。可见，林彪这匹“天马”一现世，并没有“行空”，也没有“独往独来”，而是在中国这块现实的土地上，和国内外一切反动派一起来往的。他对我党、我国人民的伟大斗争狂吠不已，就是摇尾乞怜，以此为进见礼，梳妆打扮送上门去，求取帝、修、反的欢心。这就“天机”大泄，使这匹“天马”露了“马脚”。原来，他并不是什么“至贵”超人，而是隐藏在党内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是奴性十足的帝、修、反的乏走狗。

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引起了各国反动派的极大恐慌。苏修叛徒集团纠集一批国际反动势力，一面陈兵百万于中苏边境，一面大搞尊孔反法，大骂秦始皇，妄图用孔老二这块敲门砖，配合其反革命暴力，敲开中国的大门，实现新沙皇变中国为殖民地的迷梦。林彪适应国外阶级敌人的需要，跟着苏修指挥棒，妄图“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于是连连手书“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终于阴谋总暴露。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强大威力面前，林彪只得私乘三义机，仓惶逃奔苏修，“天马行空”终于摔死在温都尔汗，这最后一次“行空”恰好证明林彪以“天马”自居，就是想当苏修的儿皇帝，是无耻的叛徒、买国贼。

尊孔反法，乞灵于孔孟之道，以“至贵”超人自居，妄图在中国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在国际，就一定要投靠帝国主义，甘当儿皇帝、乏走狗。这一幕丑剧，并不是林彪一个人的“天才”独创，其实，中国的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早就是这样做的。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窃国大盗袁世凯，投靠美帝国主义的独夫民贼蒋介石，公开投敌的汉奸卖国贼汪精卫，都曾在中国历史上不约而同地作过这番丑恶表演。正如毛主席指出：“中国软弱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没有后台老板，是一件小事也做不成的。”这是因为，在旧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结合的杂交混血儿，从他们出世以来，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是异常软弱的，在思想文化上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自己足以取代封建文化的思想体系。他要在国内称王称霸，就必然要乞灵于孔孟之道。同时，在国际上也一定要当走狗，封建的顽固性和洋奴的买办性正是中国大资产阶级的根本特性。所以，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之类的人物在他们的王霸之业中，一方面神乎其神地崇拜孔“圣人”，把这个乞食袋当作

旗子来挥舞。一方面又总是向洋大人摇尾乞怜，露出他们甘当帝国主义走狗的丑态。今天，林彪这个国际帝、修、反和国内地、富、反、坏、右利益的总代表，在国内，要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在国际，要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正是重演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之类的窃国大盗，独夫民贼、汉奸、卖国贼的丑剧，也是时至今日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顽固性的集中表现。

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顽固派还是要顽固下去的。但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国际国内环境都不允许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经过几十年斗争考验的中国人民不允许。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舍此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顽固派妄图在中国建立独裁统治只是一个梦呓。君不见，袁世凯窃国称帝，闹得在一片讨袁声中倒了台；蒋介石叛变革命，想一脚踢开工农大众，落得个茕茕孑立，形影相吊，逃到台湾一群海岛上去了；汪精卫曾是大名鼎鼎的新式反共人物，当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儿皇帝，结果是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翻一翻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的丑史，再看一看林彪这个独夫民贼“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反革命狂想曲的破产，结论是很清楚的：任何资产阶级的“英雄好汉们”，“天才”也罢，“天马”也罢，妄图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天地里“独往独来”，倒行逆施，复辟资本主义，注定是短命的，是没有好下场的！



关于“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范曄《后汉书》卷六十三《李(固)杜(乔)列传》记东汉末宫廷政变的一幕幕丑史。公元144年汉顺帝刘保死去，太子刘炳(冲帝)三岁即帝位，随即死去。当时外戚豪门大将军梁冀掌权，选立刘缵(质帝)为皇帝，年八岁，146年梁冀又将其毒死。朝臣们议论纷纷，不知要立谁作皇帝。太尉李固原与梁冀政见不合，约了司徒胡广、司空赵戒联名给梁冀上书，声称：

“天下不幸，仍遭大忧，……频年之间，国祚三绝。今当立帝，天下重器，……至忧至重，可不熟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之兴衰，在此一举。”

这说的是，近几年国家遭到了大不幸，皇

帝连死三个，现在究竟决定谁来当皇帝，是个很值得忧虑和重视的大问题，是“悠悠万事”中最大的事。这件事和李固的上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卷五十三也摘记了。在“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二句下，胡三省有个注解：“就(梁)冀而言，万事皆可付之悠悠，至于立嗣，关天下国家之大。”

专攻政变经的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从这样极端腐朽的糟粕中找到了两句贴心话，并引来与他的反革命复辟纲领——“克己复礼”联在一起，写条幅，赠死党，一而再，再而三，充分暴露了他迫不及待地想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林家世袭王朝，自己上台当皇帝的反革命野心。

(翟始)